

# 河南省作协会员谢复生

## 有一种享受叫宁静

一把竹椅,一杯清茶,在春天的景象里,我一个人独坐在老家门前的小水塘边。塘埂的下面是一条弯弯的小河,岸边黄色的油菜花、粉红的草籽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碧蓝的天空云卷云舒,清冽的河水泛起涟漪。我的目光在这样的风景里寻觅,顿觉神清气爽,心若止水。许多年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安闲与享受了,我的整个身心都被一种安逸恬适的轻松惬意羽化了。

我沉浸在这样的景象里,许久许久,许久也不曾改变自己倚坐在竹椅靠背上欣赏风景的姿势。大自然无穷的魅力调动着我的所有感觉感知,原野上春天的图画里的色彩是这样的奇妙,轻风拂过耳边犹如天籁之音。在这种静与动的美妙世界里沉醉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可以赏景,可以歌唱,可以沉默,可以养神,可以读一两页好文章,也可以让思绪信马由缰……那一刻,我看不见熙熙攘攘的街市人流,也听不到市区的热闹喧嚣,感觉人真的是化在清风与美景中了。

这是老屋门前的景象。村子里的人都搬走了,都搬到靠公路的地方去住了,都去围着热闹与喧哗了,只留下我的老屋,静悄悄的。20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春天,我依在门前水塘边的一棵老柳树下看着与今天同样的风景。风很大,水塘的春水波浪起伏,拍打着堤岸,柳絮在风中飞舞,整个春天的气息氤氲弥漫着我的身心。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心中就很想象了一下大海的情景。在波浪击岸的声音里,我感受着春风吹面不寒的温柔与甜美,也向往着村外的那个精彩的世界。

村外的精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幻想从家乡的小学校的教师任上走到省城去读书,又回到县城——可以随时触摸到家乡脉搏的县城里来工作。县城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与家乡的距离也近在咫尺,但工作了20多年,寻寻常常,忙忙碌碌,却很少在工作的间隙里回到家乡来,来领略这一份清静与闲适。人生如梦,时间一去20多年,可谓弹指一挥间。在人间行走,在社会上打拼,更多的是默默地承受,时光一如东逝的流水去而不复。回头看,神马都是浮云,只有自己一直坚守一直秉持而不被尘世污染的干净而善良的心灵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拿到春风里吹拂的。在这样的一个小我的世界,心灵的空间却是博大的,被岁月洗涤去的是污浊与晦暗,而留下的是纯洁与光华。时光永远是会停歇的,人类的思维也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停歇的只有作为生命个体的本身。

## 魅力,在山在水更在人

一切生命都在母体里孕育,一切生命都从土壤中诞生。光山这块古弦国之地,立淮河之南,居大别山之腹,在蔚蓝的天空下,得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光华,不断孕育着新的生命,不断创造着新的辉煌。

生于斯,长于斯。我无时不在为家乡辉煌的历史与现实而骄傲着而激动着,如那一脉径流不息的官渡河,静静地静静地注视着这里的日新月异生生不息以及宽厚、智慧与宁静。

可以自豪。光山历史悠久,古弦国、古西阳、古光州,映长淮,浮光山,有着几千年的古老文明。

可以骄傲。光山自古多才俊,名流着旷地,人杰之故乡,郦道元、苏轼、梅尧臣、马祖常,这些如雷贯耳的历史文坛泰斗都曾羁旅过这片风骚地,笑傲山水,歌咏田园;司马光、胡煦,这些光山的鸿学饱学之大儒大贤大德的名字光耀千秋。

可以欣慰。红色革命青睐光山,

那一个夏天已经很久了,清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反正是一个夏天。

春天过去了就是夏天。尽管清很惶悚很沉闷,夏天还是来了还是准时来了。夏天的风夏天的阳光苍白惨淡燥热透顶。清天天从对面的大街上走过,走过天桥走过菜市走过市政广场,天天在23层的大厦上的办公室里鸟瞰楼下的这座城市,他常常能看见千里之外的那个故乡和那个故乡里那一个夏天的景象,能看见那些影子绰约纵横交错个的阡陌,能看见遍地葱绿的庄稼,能听见树上唧唧子狼命地嘶叫,能听见黑夜和白昼的所有声音。

那个夏天很疲惫很憔悴很无奈。

荷是在那个夏天走进清的土屋的。

天亮的时候,清在门板上躺成一个“大”字,呼噜着不肯起来,日头爬进窗户晒在门板上,晒得清的屁股发燎火燎的。一只小老鼠在土屋里窜来窜去,弄得物件哗啦哗啦响。清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心里很恼火,忽地一翻身坐起来,小老鼠倏地一跃直撞了清的面门,然后摔在地上。清也倏地从门板上一跃而起忙用脚去踩,小老鼠在地上一个翻滚又倏地钻进墙旮旯的土洞里再也不见了。一切都在一瞬间,清来不及思考也来不及还击。

“妈的!真是猫让老鼠给日了!”清捂着被撞痛的面门愣怔了好久,突然发出一声喊,抓起锄头刨穿了土墙也没有找到小老鼠的影儿。后来,清一想起那一个夏天里发生的故事就觉得那只有小老鼠的出现太蹊跷太偶然太意外甚至于有点别有用心,以至于那只小老鼠的阴险弥漫了那一个长长的夏天。

清再也没有了睡意,胡乱地套上衣服匆匆地扒掉,土屋里很闷热,他预感到今天是一个难熬的天气,就只穿了裤衩赤裸着黝黑的脊背直往外冲。清拉开了土屋的门,紫水河依旧默默地横在眼前,太阳已开始热烈地烤着河水,河水腾起灼人的热浪,河面上还氤氲着淡淡的水汽,可那时清已经听见了唧唧子的聒噪麻雀的叽喳,忽然觉得很悦耳很动听很好玩,于是他就调动了全部的感知去感受这原野上的粗犷与悠扬,接着清就有些心醉有些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想唱一首什么歌又想不起来是什么词干脆就随便什么曲子哼哼起来,似乎有些激动地感觉到了太阳云蒸蔚蔚水欢呼雀跃,拽回自己失落的童年的青草地黄犍牛小摇车儿,农家小院里有风有月有花有果有欢笑有温馨的情景。就在这样的畅想中,河堤的那头有一个身材窈窕举止婀娜的太阳帽蛤蟆镜连衣裙金项链步态轻盈款款而来,她慌忙低下头去就觉得自己裸着黝黑的脊背只穿着裤衩的身子丑陋无比无地自容。清虽然再也不敢看她的面容但已经

去读书,又回到县城——可以随时触摸到家乡脉搏的县城里来工作。县城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与家乡的距离也近在咫尺,但工作了20多年,寻寻常常,忙忙碌碌,却很少在工作的间隙里回到家乡来,来领略这一份清静与闲适。人生如梦,时间一去20多年,可谓弹指一挥间。在人间行走,在社会上打拼,更多的是默默地承受,时光一如东逝的流水去而不复。回头看,神马都是浮云,只有自己一直坚守一直秉持而不被尘世污染的干净而善良的心灵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拿到春风里吹拂的。在这样的一个小我的世界,心灵的空间却是博大的,被岁月洗涤去的是污浊与晦暗,而留下的是纯洁与光华。时光永远是会停歇的,人类的思维也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停歇的只有作为生命个体的本身。

在这样的景象里,许久许久,许久也不曾改变自己倚坐在竹椅靠背上欣赏风景的姿势。大自然无穷的魅力调动着我的所有感觉感知,原野上春天的图画里的色彩是这样的奇妙,轻风拂过耳边犹如天籁之音。在这种静与动的美妙世界里沉醉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可以赏景,可以歌唱,可以沉默,可以养神,可以读一两页好文章,也可以让思绪信马由缰……那一刻,我看不见熙熙攘攘的街市人流,也听不到市区的热闹喧嚣,感觉人真的是化在清风与美景中了。

这是老屋门前的景象。村子里的人都搬走了,都搬到靠公路的地方去住了,都去围着热闹与喧哗了,只留下我的老屋,静悄悄的。20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春天,我依在门前水塘边的一棵老柳树下看着与今天同样的风景。风很大,水塘的春水波浪起伏,拍打着堤岸,柳絮在风中飞舞,整个春天的气息氤氲弥漫着我的身心。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心中就很想象了一下大海的情景。在波浪击岸的声音里,我感受着春风吹面不寒的温柔与甜美,也向往着村外的那个精彩的世界。

村外的精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幻想从家乡的小学校的教师任上走到省城去读书,又回到县城——可以随时触摸到家乡脉搏的县城里来工作。县城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与家乡的距离也近在咫尺,但工作了20多年,寻寻常常,忙忙碌碌,却很少在工作的间隙里回到家乡来,来领略这一份清静与闲适。人生如梦,时间一去20多年,可谓弹指一挥间。在人间行走,在社会上打拼,更多的是默默地承受,时光一如东逝的流水去而不复。回头看,神马都是浮云,只有自己一直坚守一直秉持而不被尘世污染的干净而善良的心灵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拿到春风里吹拂的。在这样的一个小我的世界,心灵的空间却是博大的,被岁月洗涤去的是污浊与晦暗,而留下的是纯洁与光华。时光永远是会停歇的,人类的思维也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停歇的只有作为生命个体的本身。

南北国之誉。铁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城乡通途;东城新区园林新城风貌绰约,富丽毕现,彰显着城市的个性和品格;蓝天度假村、上官岗农民新村等一大批农业生态旅游亮点魅力四射,异彩纷呈,炫耀着农村的富庶与活力;这里凝人心,聚人气,十万充绒产业大军遍及全国,飞扬的羽毛托起了农民的希望。“建设魅力光山,打造豫南温州”的号角声犹在耳,不断激励着光山人的奋斗决心和创业豪情。

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景象里,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行走,走到一种特有的风景里去阅读自然——

我喜欢站在淮河边的某一个拐弯处看河水壮阔奔流。那时我最容易想到的是大河广博的胸襟、雄伟的人生;想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和创业者敢于冒险敢于开拓敢于进取敢于拼搏的思想与情感,因为那就是壮阔的奔流。

我喜欢站在大别山山上的某一个

瘦骨嶙峋的手就算认识了清。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嘴角挂着嘲讽浑身透着灵气,清马上就有些些不自然起来,后来清想这可能就是对大海虾既佩服崇拜又嫉妒的结果。

清简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一下子崇拜上了这一个叫自己老师的青年诗人大海虾田野的。他是那种英俊洒脱倜傥风流的角色,而那时的清早已是远近闻名小有名气的诗人了,清在报纸刊物上写诗已经是很走红的了,走到哪里都叫清老师老师写诗已经是有了一些虚名的感觉,可见到青年诗人大海虾田野时清就有些底气不足心浮气躁,清觉得他比自己更像一个诗人。

他说老师我们谈吧。

后来他们开始谈话,他说诗是什么?诗是意境是空灵是朦胧是理想是致远是上帝的手纸,说着说着就拿出了自己涂在一叠粗糙发黄的草纸上的诗让清看。诗中写到:不知道,不知道/海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躺在海滩上看书也看云却看不见海/醒来时海水没过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清看不懂这样的诗句,认为诗是高远是新颖是宗教是梵音是不可思议。大海虾田野说他没有去过海,这就是他心中的海。他说海水与天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海的地方,每天就是看海就是看门前这条很规则的紫水河,紫水河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是后来人们战天斗地改变了的。这种感觉与际遇居然与清原人的相似,然后他望着高高的天空幽幽地说,我连这里也不能住了,我要去修水库,去修那个叫龙山的水库。

不久,清就再也没有见到田野了。他去了龙山水库,清就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清只是听说龙山县城西部的一个叫闸山的地方,在龙山的对面还有一座虎山,人们就是要在那个龙虎相对的山壑间修起一座大坝建起一座小型水库。于是,清就在心中很想象了一回修水库的忙碌的场面和热火朝天的景象。

清的印象本来很完整很有真实性,这时门被轻轻敲响。一个窈窕的身影站在清的门外,清从破败的门缝里朝外望,等待在门外的一个女子的侧影让他一惊,那个侧影简直就是清心中的朱丽叶维纳斯蒙娜丽莎,清敢断定她原来就是紫水河上见到的那个背影那个让清很尴尬很狼狈的身

影无疑。

她怎么就如仙女下凡到了自己的门前?清慌忙地拉开“吱哑”的门,她说她叫荷,是田野的女朋友。清当时一怔,大海虾居然有这么漂亮这么性感的女朋友。荷一进门说了几句礼貌的话就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她说田野没了!

清当时就懵了。清说没了是什么意思?她噙着眼泪没有说,清已惶恐地意识到大海虾真的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呢?他那么健康那么潇洒那么有生命力怎么会一下子没有了呢?她说他去修龙山水库了,去的时候对我说他真的不想去,可是去不去怎么办呢!他到了龙山水库就开始打石头,炸石头,抬石头,每天开山炸石头的时候也就是工地放工的时候。那一天就有人喊放工了,要炸石头了,民工们赶快放工回去吃饭。他们就快回工棚的村子里去,每天都是这样,等他们快回到工棚的时候就会听到放炮的巨大轰响。那一天就在他们快回到自己工棚的时候,“轰——轰——”几声炮响之后,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向他们飞来,直飞向一个青年男人,大海虾田野无声无息地忽然倒地,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甚至没有来得及“啊”一声。她说按工棚离工地的距离,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可能的,可是那一天就成为了可能。走在路上一起放工的有十几个人,他们在农田窄窄的田埂上前后“一”字排开地往回走,那块炸飞的石头就远距离地飞来不偏不斜地奔向了那一颗年轻而智慧的头颅。

田野的死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悲伤,他的遗体停在龙山脚下临时搭建的灵堂里,她歇斯底里地哭倒在她的身边几次昏厥。她说那是一个很年轻生命不可想象的死亡没有理由的泪灭。她说您是田野的老师,他有很多诗稿是写给这个世界的,我把它交给您,我想他一定是想让它发表的,应该把它交给这个世界。她的哭声很悲很感人,让清心绪大恸不知所措。她说田野很爱她,田野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后情绪很低落,没有工作没有信念没有想象,整天睡觉打牌喝酒无所事事,他的一个本家的妹妹带着他在县印刷厂工作的荷去看他,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唱着《红河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太阳岛上》,他们就认识了。那一个晚上后他忽然就变了

锅。山风迎面吹来,他微微战栗了一下。他向下望去,这里有二十几道沟沟岭岭,种树,造田,他太熟悉了。

王二麻子,大号王天顺,本村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谢复生男,河南省光山县人,199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现在光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小说学会理事、信阳市小说学会副会长、光山县作家协会主席。

他先后在《河南日报》、《清明》、《芳草》、《三月风》、《百花园》、《中州文坛》、《东京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为多部电视专题片、纪录片撰写解说词,编、著出版大型报告文学丛书《走出大别山》(珠海出版社)4卷。

草,惬意地在褐色的土地上舞蹈和牛马羊一起看天空云卷云舒

有鸽哨传来来的还有酒醉了的黄昏

阿沐那时在草地上数着草根数着花瓣数着野草莓静若处子

有水拍岸掬一把在脸笑靥永远定格

阿沐那时在水边望着那个有风有故事的季节烟波浩淼

一双白色的袜子停在亲爱的草上

娉婷翩然微笑嫣然站成一生的风景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阿沐那时在草地上数着草根数着花瓣数着野草莓静若处子

有水拍岸掬一把在脸笑靥永远定格

阿沐那时在水边望着那个有风有故事的季节烟波浩淼

一双白色的袜子停在亲爱的草上

娉婷翩然微笑嫣然站成一生的风景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

他从坡上站起来。想了想,又蹲下。莫急,如今这政策也弄不清是什么弯弯绕。上次郝乡长讲要大力提倡劳动致富,谁先富谁光荣,党员要千方百计带个头儿。这说是劳动致富,他王狗算那门子的“劳动”?“千方百计”是什么意思?难道让他这个老党员也要向王狗学习?学习他挣那些昧心钱?他吧捏着烟荷包,又装了一

王二麻子倒剪着双手在山道上行。

他在想:去还是不去呢?

他蹲在一个土坡上,抽出腰上的旱烟杆儿衔嘴上,摸出一个皱巴巴的黑烟荷包。一会儿烟雾便笼罩了他。

他很纳闷儿:这世道怎么变的呢?过去集体时那些二混子、懒汉都富得流油,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一个劲儿得穷。就说村里的王狗吧,那小子好吃懒做,偷女人、赌博,没少挨■,还蹲过大狱,可他出狱后跑广州深圳,发了!现在又在城里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鼓捣什么“日立”、“三洋”,搞得埕里的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围着他的屁股后转,丢了魂似的。王狗如今不比当年,谁想骂就可以骂几句。如今人家已经是财大气粗,走路撞到人的主,谁也说得,这政府也不管管?他是在党的,不能向上级反映?

还是得我郝乡长反映反映。